

“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与实践创新

赵博琮¹,董家彪²,周文伟²

(1.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甘肃 平凉 744300;2.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440)

摘要:在长期的扶贫进程中,县级职业教育中心不断探索中等职业教育的新理论与新模式,以回应职业教育扶贫脱贫不返贫的重大历史命题。平凉市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经过多年的校企共扶、互通共享、精准就业等实践,形成了“耕读+教育”和“工学结合”的赋能型教育特色,在探索校企融合减贫脱贫的路径中解决了职业教育扶贫的培养模式建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扶贫理论。田、坊、堂三要素相互独立又有机统一,扎根于贫困理论、赋能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共同聚焦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扶贫社会功能,支撑职业教育助力扶贫脱贫的伟大实践。

关键词:“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教育脱贫理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1)0009-0070-07

教育是脱贫攻坚的直接动力。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科技传承和创新,促进生产力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提升。^[1]作为各类教育中见效最快、成效最显著的扶贫方式,职业教育为贫困地区适龄青年提供了丰富的职业选择和多层次的学历教育,为劳动年龄人口提供多样的技术技能培训^[2]。随着我国扶贫战略从长期扶贫到脱贫攻坚,作为攻坚地域的西部地区成为重中之重,县域职业教育如何助力当地扶贫脱贫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基于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能力贫困是贫困的主要原因。职业教育解决能力贫困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校企共扶、互通

共享、精准就业,探索校企融合减贫脱贫的路径切入点,形成了校企合作新特色。在此实践基础上,总结了“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模式,建构了“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

一、“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的提出

反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时代主题,反贫困的指向是通过扶贫达到减贫脱贫不返贫。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及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为他们“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20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

收稿日期 2020-11-20

基金项目 广东省重点规划课题“区域(学校)德育特色品牌研究”(项目编号 2017JKDY58,主持人:董家彪)

作者简介:赵博琮(1964—),男,中学高级教师,党委书记,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董家彪(1957—),男,研究员,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学徒制、旅游职业教育、学校管理;周文伟(1999—),男,在读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等职业教育、唐宋文学、魏晋文学。

今这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3]持续的全球性贫困引发诸多学者反思贫穷的流行观点,尤其是内外部援助的有效性,各种贫困理论也在学者们深入世界各地进行调查的实践中不断涌现。根据现有研究成果,贫困理论大体可分为三方面:一是结构理论,主张贫困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资源的匮乏、社会制度的排斥而“被迫”陷于贫困,相关解释主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和经济政策、利益资源争夺、功能主义、劳动力供需关系等视角切入^[4-10]。二是文化理论,主张贫困是由于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式、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原因而“主动”处于贫困中^[11]。三是“二元”理论,主张贫困是结构和文化共同导致了贫困以及贫困的代际传递,“即便是最具结构解释意义的制度因素也无法摆脱文化影响力的控制”^[12]。基于“二元”理论,可以认为贫困不仅是经济学的范畴,也表现为观念的落后和知识技能的缺乏而制约了增收的空间与方式的选择。职业教育融合了贫困的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在不断深化改革、激发活力的过程中日益显示出技能化、精准化、普及化的特点和巨大的生命力,极大程度上能有效培养产业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从而在根本性脱贫上激发脱贫主动性、提升生存能力、促进就业、服务民生,在国家扶贫脱贫工作中承担不可替代的职能。

早在1994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我国就已将职业教育作为扶贫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要“开展成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使大多数青壮年劳力掌握一到两门实用技术”。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以单独一章规定了教育扶贫的内容,把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写入了计划。同年,教育领域第一个专门性教育扶贫文件发布,要求采取超常规措

施,实现“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13],把中国的扶贫攻坚与职业教育深刻连在了一起。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中也提出职业教育要“有效支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14],体现了对职业教育社会功能的肯定与支持。

在我国这场反贫困扶贫脱贫的深刻历史变革中,涪川县职业教育中心积极顺应国家战略,分三步深度融入当地整体扶贫工作(表1)。第一阶段从2010年开始,涪川县职业教育中心制定了《涪川县职业教育中心助农技术扶贫方案》,以非全日制在岗学习的方式招收了1 000名村组干部学习果农技术和第二专业,连续五年较大规模招生,通过送教下乡、现场技术指导、编写乡土教材、学员自学等方式,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农民立足本地特色资源实现整体增收。该类单一的技术培训型扶贫方式,在后期亦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如部分农民学习积极性不高,因“学技术不如政府拨款来得快”及“等靠要”思想而中断学业,在所学科目未能有效习得处理复杂技术问题的能力,严重阻碍了当地的脱贫进程。

第二阶段,针对上述问题,学校通过总结、反思,提出了“整体赋能”的解决方案,于2015年出台了“双轮驱动赋能培养”的职教扶贫改革方案,核心是在继续招收村组农民在岗学习接受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同时,积极招收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以下简称为“两后生”)在校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在学习内容上由过去单一的技术培训转向“赋志、赋文、赋技”的整体赋能教育,促进受教育者“立人、立能、立业”,从而推动整体脱贫。迄今已招收学员9 338人,连续三年较大规模培养在岗农民、“两后生”,大幅提高本地增收,推动外出就业。

表1 “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实践发展历程简况

时间	内容	方式	成果	特点
2010—2014年 (阶段一)	2010年涉农专业扶贫招生方案: 浓乡型骨干培养	在岗学习; 技术培训; 示范带动	招生规模增长; 毕业人数扩增; 浓乡型骨干养成	技术赋能; 村民需求在哪,课堂就在哪
2015—2018年 (阶段二)	耕读+工学结合“双轮驱动 整体赋能”扶贫方案: 农民技术骨干、两后生培养	在田学习; 在坊学习; 在堂学习	培养农村技术骨干; 培养“两后生”; 输送就业	整体赋能; 靶向培养; 学徒制培养模式
2018年至今 (阶段三)	平凉市“2+19”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施方案: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先行先试试点	订单培养 定向就业	精准就业 有效脱贫	订单培养; 精准就业; 精准脱贫

第三阶段,开展平凉市“2+19”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先行先试试点,以订单培养、定向就业实现精准就业、有效脱贫。

在长期的扶贫进程中,县级职业教育中心不断探索新理论与新模式,以回应职业教育扶贫脱贫不返贫的重大时代命题。总结多年的探索经验,建构了“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扶贫理论,为我国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扶贫提供了新样本、新理论与新模式。

二、“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的构建

“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作为融职业教育与脱贫于一体的新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征。

(一)“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的概念

“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是融合型、综合性的新概念,在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长期的实践中经提炼得出,由“田·坊·堂”“赋能型”和“职业教育脱贫理论”三个核心部分组成。其中,“职业教育脱贫理论”作为归纳性、整体性的概念,定义了整个概念的职业教育与脱贫致富的属性;“赋能”则直接体现了概念的核心理论基础——赋能理论,表明整体模式与理论围绕赋能展开;“田·坊·堂”作为概念的空间统一体和外部支撑,在综合考虑历时性因素和共时性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显示了新时期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助力脱贫致富的丰富内涵及可行路径,具有相当的活力、生命力和推广意义。

(二)“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的内涵

“赋能”(empowerment),在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工作、教育等领域通常被称为授权或赋权,在国内的文献中,赋能又可被翻译成授权赋能。目前,教育界应用赋能理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利用赋能理论管理教师团队的建设,另一方面利用赋能理论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扶贫领域引入赋能概念具有创新性。职业教育扶贫中的“赋能”,并不是停留在给予贫困家庭经济支助和物质帮扶上,而是通过职业教育赋予贫困地区人口、贫困家庭的孩子各种能量和能力,完成从技到能、从能到人的演进,进而自食其力,主动脱贫。这是具有内生动力的扶贫治本之举,对完成中央部署的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所谓“田·坊·堂”是指西部地区县域职业教育“赋能扶贫”的三要素。田,指的是培养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扎根田间的浓乡型新型职业农民而促进整体减贫的田头教育;坊,则为培养具有工匠精神和技术技能的现代技工而助力脱贫的工厂化岗位教育;堂,是通过实施学校系统的思想文化理论教育而使贫困生具备元认知能力、能消解贫困的素质的学校教育。“田·坊·堂”是赋能的途径,赋能是“田·坊·堂”的结果,脱贫是实现的目标,呈现出整体赋能、靶向培养、学徒制培养的突出特点。因此,“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是依托田头教育、岗位教育、学校教育三要素,以赋能扶贫为内蕴,以跨课堂的三要素活动空间为实践基地和载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开展职业教育、赋能教育 and 专业教学,促进学生和农民在实战中赋能、在共生中成长、在成长和赋能中实现精准就业的职业教育脱贫理论。

(三)“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的特征

“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作为一种新型的概念体,具有自身丰富内涵和特征,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融合性、赋能性、发展性。四者共同凝合了“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的形式表征。

1. 实践性

实践性是指“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来源于甘肃省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的教育实践,指向用职业教育赋能助力脱贫攻坚。在田、坊、堂三个客观载体中,学生及教师均以实际生产生活场景中的具体知识与操作技能为抓手,以行促学、以行赋能,在活动中使学生习得脱贫的技术与能力,此外也在各类现场展示活动中扩大了职业教育助推脱贫的影响力。从2015年开始,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每年都在县内回中广场组织开展泾川县职业教育活动周,从硬件设施、师资队伍、办学成果等方面以多种形式表现学校多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尤其是以静态展示和动态操作的形式展示了焊接技术应用、服装设计与工艺等不同专业的教学成果,并组织学生为周边村民免费修理家用电器、焊接农业用具、缝补衣服等,通过具体的服务性活动培育学生的自信心和实操能力。

2. 融合性

融合性是指围绕教育脱贫这一终极目标,以“和而不同”的融合,把田、坊、堂三种形式聚合集成一个赋能统一体。在学校组织、教师指导、学生主导、实地实操的环境下,发挥田、坊、堂相融性的职业教育功能。以涉农课堂为例,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围绕当地产业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专业资源优势,以农业技术人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为突破口,增设了果蔬花卉生产技术和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两个涉农专业,引进和聘用涉农专业教师,利用农民的农闲时间,坚持送教到田间地头,传技到果园菜棚,极大地发挥了职业教育中心的“三农”服务功能,有效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职业教育的教育和经济功能。

3. 赋能性

赋能性是本理论与实践模式体现的根本途径,表现为通过在田、坊、堂的有机教育载体中促成学生言行、态度、智力、素质的改变,赋予学生脱贫的发展能量与技术。其中,赋能集中表现为驱动学生发展开放创新的思想、锐意进取的动能、积极主动的态度、勇敢有为的行动、乐观向上的态度,以及生存与发展所需的技术。通过对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进行精准家访发现,实现脱贫不返贫的实然路径包括解决后脱贫时代农村青年的精神贫困和能力贫困。其中,能力贫困作为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的核心概念,在西部贫困地区具有鲜明的适切性,表现为当地青年学生知识与能力的匮乏。对此“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聚焦于多元赋能,以期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

4. 发展性

发展性是指本理论模式呈现出动态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不断地根据当地的需求与实际情况进行补充和完善。不仅表现为田、坊、堂三个要素载体的动态发展,更凸显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培养规模、培养方式的线性变化。这是基于时代变化、政策转变、学生流动的客观现实,在动态环境下,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结构与全时空的发展方式。

三、“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的实施路径

“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在实践中形成了“泾川模式”,基于能力贫困理论、赋能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该模式形成了自身的运转逻辑。

(一)理论基础

能力贫困理论是分析当地贫困原因与目标的基础。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穷,而是基本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由此提出了能力贫困理论,并指出个人的福祉是以能力为保障的,贫困的原因就是能力的缺乏。^{[15][16]}我国甘肃省平凉地区存在贫困程度深、贫困基数大、扶贫方式传统等特点,贫困户内生力不足,相应的能力贫困问题、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是生活贫困、经济贫困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职教扶贫的主要任务是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激活贫困户的内生力,进而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赋能理论是模式建构的核心。借用护理、健康管理和教育领域的赋能理论,构建“要素赋能型县域职教扶贫模式”是“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的核心。具体而言,则是根据泾川(平凉)地区产业的要素禀赋,通过职业教育进行要素赋能,提供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扶贫策略,通过提高劳动力的可行能力带动农民脱贫,截断代际贫困路径。

要素禀赋理论是体制机制创新的实践导向。职教扶贫过程中,充分发挥技术、资金、人员、管理能力等要素禀赋,积极进行田、坊、堂职业教育培养体制和机制创新,探索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等要素密集型扶贫策略,是“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模式的实践导向。

(二)路径模式

1. 模式概述

本模式以田、坊、堂为核心载体、以赋能为中介路径、以教育脱贫为终极导向,通过运用赋能等多种理论,引导农民骨干、学生、在册贫困生等赋能主体,打造赋能的内容体系、目标体系、保障体系、管道体系,以自信与自立、技术与技能、智力与智能、素质与特质和发展潜能为指标进行条块培养,在实践中形成“耕读+教育”“工学结合”的赋能型教育特色,如涉农专业招生、涉农课堂及企业参观学习与实操,通过校企共扶、互通共享、精准就业探索校企融合减贫脱贫的路径切入点,由此形成校企合作和助农新特色,解决了职业教育扶贫的人才培养模式问题,为实现整体减贫、主动脱贫、精准脱贫的赋能效果奠定基础,在我国西部地区具有示范意义(图1)。

2. 运转逻辑

本模式按空间分,在实施者层面,通过田间地头指导(田),赋予解决生产技术实际问题之能;通过生产性实训(坊),赋予专业技术之能;通过学校课堂文化理论学习(堂),赋予文化理论素养之能。在接受者层面,学生通过职业技能鉴定和1+X证书的考试和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创新创业大赛等,赋予竞争创新意识之能;通过参与社团活动,赋予感悟生活与审美情趣之能;通过企业实践创业孵化,赋予职场适应与经营管理之能;通过德育为首的教育,赋予立人之能。整个模式具有综合的赋能意义与效果。

按逻辑发展分,本模式的第一阶段主要是按技术要素赋能,具有点状赋能的特性,表现为缺什么补什么。第二阶段为链式赋能,主要为技术技能、知识学历等方面的赋能,由此形成赋能板块与链条。第三阶段是系统赋能,为构建整体赋能体系,包括培养对象结构体系、学习内容结构体系、学习方式结构体系、学习环境结构体系。第四阶段为精准赋能,是赋能的进一步聚焦与深化。按赋能保障分,一为组织管理保障,是指围绕扶贫目标,组建专门机构和扶贫工坊,开展送教下乡、专人包扶、优先教育、在册管理等工作,形成信息化管理体系;二为队伍建设保障,是指通过典型示范性培养,夯实双师型素质基础;三为教学改革保障,包括展开学徒制培养、网络学习、开发校企双元育人课程、搭建学校技能鉴定站、落实双证书制度、推行学生成长全记录评价改革等;四为高质量就业保障,主要是通

过就业岗位特别设置、就业前的强化培训、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及优秀校友带动等多个方面展开。

四、构建“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的意义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依托项目夯基础,瞄准市场设专业,接轨企业搞教改,突出实训抓质量,扩大就业促效益”的办学思路,依托“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为核心的教育脱贫模式,围绕“订单培养一人、精准就业一人、精准脱贫一家”的目标任务,充分发挥了职业教育资源优势,不断强化机制保障,科学设置专业,深化产教融合,落实资助政策,大力开展技能培训鉴定和送教下乡涉农服务,以赋能为核心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积极贡献,具有显著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推动了职业教育脱贫理论的本土化与突破性构建

“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将赋能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能力贫困理论等国外理论进行本土化,并结合我国西部地区甘肃省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的实践进行整合,突破性地构建了融“田·坊·堂”、赋能、职业教育与扶贫脱贫为一体的脱贫理论。同时,以“田·坊·堂”赋能型职教扶贫构建理念,通过实践形成了“耕读+教育”“工学结合”的赋能型教育特色,输血及造血同步进行,丰富和拓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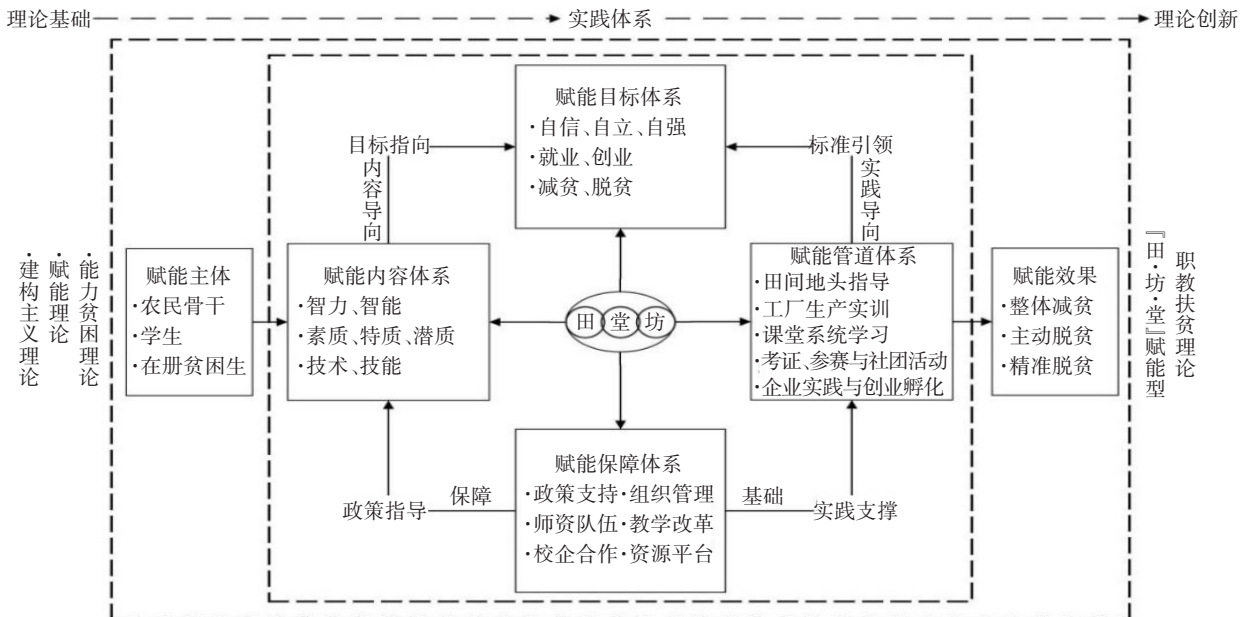


图1 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与实践

了相关概念的外延与脱贫理论的多元内涵。一方面,学校稳步加大资助力度,全面落实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国家助学金、免学费等各类资助政策,着力减轻贫困家庭负担。2008年以来,所有农业户籍学生均享受了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国家助学金;2014年以来,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均享受了免学费、“两后生”技能培训金、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国家助学金、企业冠名订单班学生奖学金和帮困金等政策,有效防止贫困家庭学生因贫辍学、因学致贫等问题发生。另一方面,学校着力强化技能培训,紧盯精准扶贫项目,积极服务产业发展,充分发挥设在本校的平凉市第八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职能,把技能培训赋能提升作为群众,特别是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关键举措,积极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家政服务员培训、特种行业作业人员培训等各类培训鉴定。通过组建电大在线成人教育学习培训平台,建立了涵盖数控技术应用等15个专业110多门课程的中职教学资源库。2013年至今,累计开展社会技能鉴定5709人次。

2. 探索了职业教育脱贫研究的新路径

“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在西部地区的脱贫攻坚中,为乡村产业开发、规划、产品设计等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以技术赋能提升村民技能,以靶向培养精准对接需求,为职业教育与乡村脱贫的融合发展提供借鉴,为职业教育脱贫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提供样本参考。在学校层面,田头教育、岗位教育、学校教育三举并行,通过校企共扶、互通共享、精准就业,探索校企融合减贫脱贫的路径切入点,通过校企合作,为校企双主体育人提供新视角,也为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加强实践教学,推进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提供了新路径。以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的“订单式”培养为例,为了实现“一人长期就业、全家稳定脱贫”的目标,学校积极推动“订单赋能”,着力保障贫困生就业,探索建立了“学校实地考察→确定安置企业→企业来校面试→护送学生进厂→签订用工合同→进厂跟踪管理→长期跟踪服务”的实习就业管理机制。2013年以来,先后与大金空调(上海)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等22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办学关系,累计建立订单班28个,合作企业共计向订单班学生发放助学金37万元,平均每年举办就业实习指导培训2场(次)。长期稳定的合作办学,保障了学生就

业。8年来,学校共向企业输送毕业生4700人;毕业生月平均收入达4500元,真正实现了“订单培养一人、精准就业一人、精准脱贫一家”的目标任务。

3. 指导培育了西部地区一批农村骨干

“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理论在实践中以浓乡型骨干、农民技术骨干与“两后生”培养为重要抓手,通过技术赋能、整体赋能、精准赋能,有效改善了学生、农民的精神面貌,提升学生及农民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的竞争力。在“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实践中,引领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在涉农招生、“两后生”招生、送教服务等方面持续扩大规模,并实施引企入校、订单培养、开发精准扶贫试点等举措,促进了学徒制培养与教学。主要的措施有:一是开展送教服务。学校紧盯精准扶贫项目,积极服务产业发展,建立了涵盖数控技术应用等15个专业110多门课程的中职教学资源库,组建了舞蹈团、民乐团等社区学习教育社团和实用技术培训班,实行免收学费、免费发放教材、免费提供学习用具的“三免服务”,坚持送教到村组社区,传技到果园菜棚,帮助农民掌握经营农业产业的专业技能,掌握法律基础知识和农村卫生与健康常识,了解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2013—2019年,共计开设畜禽、果蔬花卉教学班80个,培养新型职业农民5275人。二是强化机制保障。学校实行行政成员联系教学班、专任教师联系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的联动帮扶机制,建立贫困户学生“一生一规划”档案,精准对接。同时,坚持每学年开展一次全员家访活动,确保扶贫工作扎实推进,确保学生在技术上赋能,在精神上提升。总体而言,从村组技术骨干培训到“两后生”培养,再到在册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生的精准培养,从单一的技术赋能到整体的赋能型培养,再到精准赋能的优先补偿性教育扶贫,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通过构建并实施职业教育“赋能型”扶贫模式,为西部农村地区培养了一批浓乡型骨干、农村技术骨干及“两后生”学员。

4. 开辟了职业教育脱贫新范式

一方面,“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在实践中突破了以往西部地区在解决贫困问题的单向“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提升转变,在“赋能”中职教育反贫困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突出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如精准设置专业赋能岗位,精准对接县域经济发展需求,按照“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

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的要求,建立了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专业预警和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紧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围绕贫困户实际需求及可赋能的技术范畴,开设了果蔬花卉生产技术和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2个涉农专业。2013—2019年,累计开办涉农教学班80个,培训新型职业农民5275人,为群众特别是贫困户发展果品产业和特色养殖产业提供了专业保障。

另一方面,涪川县职业教育中心在解决贫困问题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适切的解决方案,形成与“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理论共生共长的职业教育脱贫新范式。从2010年的《涉农专业扶贫招生方案》到2015年的《双轮驱动 整体赋能》扶贫方案,再到2018年的《平凉市2+19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先行先试涪川县职业教育中心试点方案》,“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从孕育到形成再到深化与推广,不断成熟,在西部地区获得推广,被中国教育报、甘肃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并受邀赴青海等省外开展交流推广。

5. 推进了以教育扶贫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既具有脱贫理论的内涵,又彰显了教育教学的实践表征,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了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一是为推进导师队伍建设提供路径支撑。学校组建了由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企业高技能人才、社会能工巧匠共同参与的订单班技能培训导师团队,以师带徒的形式精准培训学生技能。坚持每学期邀请订单合作企业高技能人才分批到校开展不少于1个月的岗位技能培训,每年暑期选派专业教师赴企业轮岗实践锻炼,提升订单班教师的专业技能。二是为职业教育扶贫提供理论支撑。“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在我国西部地区具有样本示范意义。田、坊、堂作为普遍存在的育人载体,有力地佐证了该理论在实践上的可行性与普适性,促进了产学结合,指明了以赋能为核心进行职业教育扶贫的发展方向。三是为职教扶贫教学改革提供要素支撑。在田、坊、堂三个资源环节中,明确了职教扶贫赋能的地位与作用,在双轮驱动与整体赋能的实践过程中,以鲜明的实践培养主题,突显赋能效果。四是践行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提供实践支撑。“田·坊·堂”赋能型职业教育脱贫理论立足西部地区贫困县域实践,

对解决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效果显著。

参考文献:

[1]崔保师.教育脱贫攻坚彰显我国教育制度优越性[EB/OL].[2020-10-16].https://www.eol.cn/news/xueshu/202010/t20201012_2021140.shtml.

[2]聂伟,罗明丽.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作用的制约与张扬[J].职业技术教育,2019,40(16):60-64.

[3]张均斌.三名经济学家因减贫研究成果获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N].中国青年报,2019-10-15(6).

[4]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0.

[5]ALCOCK P. Understanding Poverty[M]. London:Macmillan.1993:13.

[6]VINCENT D. Poor Citizens:the State and the Poor in Twentieth Century Britain[M].London:Longman.1991.

[7]MAC GREGOR S. The Politics of Poverty [M].London:Longman.1981.

[8]LENSKI G E.Power and Privilege: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M].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9]GANS J.The Positive Functions of Poverty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2,78(2):275-289.

[10]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74.

[11][12]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J].社会学研究,2002(3):49-63.

[13]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的通知[EB/OL].(2016-12-29)[2020-10-17].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612/t20161229_293351.html.

[14]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的通知[EB/OL].[2020-09-30].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zhgg/202009/t20200929_492299.html.

[15]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6.

[16]杨成波,王磊.简论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及对完善中国低保制度的启示[J].生产力研究,2010(5):203-205.